昨非庵日纂

示通衢曰孔御史杖殺人役赴府報名孔[illegible]齒之直入郡舍覘臥內蕭然旅次孔慚謝朝覲至京中貴汪直欲一見竟謝之司禮張敏者浙鎮守慶之兄繼宗常窘東慶敏爲慶訴上上曰此非不要錢楊繼宗乎斂皇懼頓首

時人比之包拯云

于謙持身嚴介位至公卿先世宦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年未五十

不再娶居止朝房畱一養子自侍嘗緣疾在
告與安舒亘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簡樸
歎息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
殽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爲賜　駕幸萬歲山
伐竹爲遲以和藥丸言官嘗言稱用過重興
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
爵不問家計　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樣的求
一個來換了其衆官默而退

侍郎楊時喬李廷機副都詹沂皆以清節著時

除夕　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覲官書

帕開宴打鬨惟楊李詹清寂可念

庶吉士鄒智清脩絕倫因建言下詔獄寫懷詩

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

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淡紫宸謫廣東吏

目辭朝詩有曰盡批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

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忠萬死更何悲

徐廷忠爲烏程縣丞。一塵不染。出入敝衣敝蓋。偶一日室人徧謫。輒笑曰。詰朝當有餉餽至庭。若輩徐待之。届期則歸安一尉。以墨罷法上臺知公廉明。特檄推鞫。蒲伏階下也。相傳爲美談。

海忠介爲南總憲。風猷肅然。與李敏肅公寀事。秉公持正。權貴不少徇。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極壯麗。僤

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物索舊敝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騶撤樂之風初來蒞任止攜二竹笭箵舟泊上河人僑不知常病延醫人視室中所御衾幬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生焉

李重爲江右臬副去任日誓不將一物歸夫人有耳環一雙任中置也公知之取投諸水歸里歲餘偶見其僕臥內有朱油牀一具問是

官下物大怒力命僕載返原任乃已家徒四
壁溧陽史氏延先生教其子歲學俸八十金
史念先生貧私以其俸爲置子錢比歲暮進
之先生僅受八十金餘揮不入橐苗時返償
公可趾美矣
邵清爲塩使者忤劉瑾被杖繫瑾誅起官至廣
西臬僉請告歸家貧無屋依外氏敝廬以居
督學使者林有孚慕公廉常造之坐談良久

竟不能具茗椀林歎息而去

馬遠公云李文節公廷機以清直爲　神宗特簡家君屬門下士余赴試入燕家君寄余松江布二疋羊毛筆二帖候之先生不受布止受筆一帖明日反惠余卷資二兩次日拜謝先生曰此乃俸金愧余素餐故分之贈公耳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

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為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羮飯為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

後漢范丹嘗省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芻藁僮更相怒曰言汝淸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竪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

忠宣在河工事竣餘費二千金須行落臬畢屬
公賻公令箸之府及劉瑾𫌨制逮公獄經汴
二司擬以前金遺瑾公曰此寧能飫彼意第
畀殘骸畀之耳同難者謀行賄紓禍公曰寧
藥一身耳如此免死累一生且累子孫後得
免死戍肅州一參將致餽勑其使不受曰吾
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而逃
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尚書豪貲果爲

一僕竊去噫公處險難其庶幾於坎之有孚維心亨也哉

羅一峰家居偶留客飯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鄰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日已西矣一峰曠然不以爲意

一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楊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差有趣色弁一問瓊花消息耳

無心跨鶴也遂滑歸太守追之不得
章拯楓山之任官至司空清操淳朴與楓山等
致政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
日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慚
色
呂光洵按吳有給事欲爲富人居間適陸粲在
座不果言而别語所親曰昨日陸公諄諄言
地方利病又勸其奏請蠲租彼爲公激昂吐

辭我乃懷私橐不敢言思之愧遂却富人金曰吾爲陸公所化矣

蔣司空瑤守揚州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官寺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爲媚悅白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

公曰莫如揚知府宜　上呼而屬之公歸括一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進曰魚有値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馬臣死罪　上熟視之曰眞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以歸

監受信施釋法必膺冥報虛糜廪祿官箴寧貫天刑是以古人風清萊國却夜餽之黃金浪靜吳江載家來之白粲倘可守長卿四壁莫攜歸劉寵一錢

蘇瓊守清河六載不通餽餉有先達趙穎獻園瓜瓊勉留置梁上竟不剖食人聞受穎瓜競獻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梁上相顧而去

孔奐守晉陵清白自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即分贍孤寡富人殷綺見其儉素饋以氊孔奐謝曰百姓未周豈容獨享溫飽

戴撰洪武間令新昌公廉平恕民有訟不決者或騎驢或乘小肩輿親至其處與之斷分袖

饋數餅食以克饑持小瓢酌溪流飲之民獻茶湯不受退暇召生徒講理學吏讀律令令役夫開圃種菜一日兩食菜粥而已在任九年去之日行李蕭然百姓哀戀擁道

褚瑤爲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太子中庶子羊道乞土宜瑤乃抽船上竹一竿與之曰東南之美惟竹箭最直而有節幸堪歲寒羊道寤令人覜之舟中惟竹笠一枚蓆席數領

遂啓用瑤爲昭信中郎

張莊簡悅在　憲　孝兩郞聲望甚重孝廟深知之爲吏部侍郎時嘗缺尚書　孝廟意欲用之中官揣知上意卽差人來言　爺爺要你做天官我知張侍郎是淸官與人沒往來然手帕亦須送我們一對在　爺爺面前好說話莊簡不往中官又差人來言張侍郎旣無人事帖子亦送我們一箇竟不往

曹時中公入城必令二人操小舟身自持舵其或祭祀則親操蘋藻久之舟壞公嘗徒步往來太守吳公鉞送以舟署曰采蘋恐公不納乃令士大夫題詠成帙而後致之公重守雅意惟採拾事宗廟則駕否則寧閣也

濠上父老嘗言里有汪姓家固貧落而邑奸胥賦以大繇張謝兩尚書憫焉曰無令吾里中有貧而繇者官罰而罷之汪感兩尚書德甚

厚操豚蹄菓酒爲謝私謀於家人曰一豚蹄酒菓耳而謝兩尚書令先一受者則次難受辦矣南張尚書悅介絕交際盡先以往遂往莊簡公公辭焉曰吾第謂吾里不當有貧而谿者奈何言報也已甚峻已往謝莊懿公參公曰爲邑賦徭不不公言之耳不安當爾謝然而餽我既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供具哉吾嘗受出金一兩酬之至今里中謂兩尚書

一潔而有守。一和而善。鄖人也。

梁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無長物。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歎息。攜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焉。時呼錢塘一葉清。

程顯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

炒鄰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題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亦知題廉正數往來境上竟不入

孟宗嘗爲光祿與朝士會有強之酒者飲一杯便吐半是麥飯上聞歎息曰清德如此耶

李勉嶺南節度使以廉謹率屬門杜私交赴召入舟盡搜家人所畜投之江中曰毋令吳隱之笑我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鈌雷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宗笑曰請其人面議之翌蚤來謁呲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繇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其人慙退宗即日辭漕使行

范宣丹之後太守殷羡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室宣固辭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至一匹亦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授范

云人可使婦無禪耶范笑而受之

劉元公當宣和間梁師成貴震一時因吏吳可自京書抵公欲鈞致大用可至三即方敢出書且道所以來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動公公謝曰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全人不可破戒還書不答

眞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

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有此色正緣士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至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必知職分所在百姓何愁菜色

隆慶中嘉善令許鏃廉介剛直來任止攜一子一僕冬月其子畏寒乞公從外索炭公命庫中取一木棍與之曰踏此旋轉足自溫矣歲除子從外索火炮公曰振竹於門亦自響也入覲既渡河度囊中貲不任乘輿竟騎一驢

而去

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李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濤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

有葉羡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雨

先是京師解一水妖神來就公訊曰神在御園爲祟　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

楊繼宗知嘉郡有圉卒饋熟鵞晉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聲鼓集寮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皁莢九出之即日遣妻子歸

鎭守太監至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
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也
兩廣流賊亂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戰死初吉出
軍時給官銀千兩克軍餉委官徐文司之已
費及半文憫吉死無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
俾爲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
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
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

於賊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錄已付我家我負汙辱于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陳選督學山東清介絕俗會倖閹汪直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尊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固非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不可屈節亢見選詞氣抗

厲而諸生群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
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去
顧憲副耐菴公訥風裁整峻不肯假借人居東
門外茅屋三楹一楹以居子舍一楹作臥室一
中一楹則以延賓客而已郡邑有司廉而賢
者來則肅衣冠迎之坐談不倦其居官無稱
者來謁則小據牀擁被坐聽其自至臥室但曰
老夫抱病不得送迎謁者慙而去

沈東老爲閩中海道一鎭守中官得危疾分餘貲遺三司公獨不受巡臺簡公移文凡有遁番船每隻應索稅百兩公曰得無攫金於海耶吾司風紀何以訓也簡銜之劾公有守而無才收黠梟斗挑行李就道中有錫壺一把公於途見之曰此閩物也即令投諸水

張太守約齋公紘陞文裕公師也後文裕一科第進士厭邑中浮靡去邑北數里居焉多種

木綿花躬自鋤收初任建昌守建昌人來迎公適在田問守居何所公指示之潛歸從後門入冠帶出見其人覩新太守貌即田中叟也

有直指具書幣遣一生謁周北野莫覓其居遍訪始得北城濠畔矮屋數椽疎籬艸樹應門寂然謁者揚聲叩戶遥見籬落間一老人角巾拱立摘荳徐整衣而出詢之即北野先生

也

嘉靖中華亭徐君爲大宗伯其同邑孫公承恩亦以大宗伯掌詹二公對巷而居徐公賓客甚盛延接不暇孫公生平寡交退食閉門深臥而已一日著一布袍負牕讀書其僕竊語曰同爲尚書他家車馬盈門相公第中鬼亦不至我曹何望孫公聞之呼其僕曰任爾等他往留我一人在此教鬼負去其廉靜如此

名韁未斷羸得牛馬走憊形利鎖拋開免爲豚
犬兒益過
康齋先生隆冬夜寒腹以凍疼取夏布幛加於
其上無一慾心一峰先生著新衣遇道上礎
人脫以掩之古人用心大率如此
阮長之宋文帝時爲武昌太守後遷臨海太守
在官嘗擬撤絜時郡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
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

郡代人未至以芊種前一日辭职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

任昉爲義興太守歲荒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費貲濟者千室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後爲新安太守不事邊幅卒然曳杖徒行邑郭通詞訟者就路決焉

爲政清省。卒于官。無以爲殮。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殮。闔境痛惜。

李文節燕居錄云。絲綿不苟求。猶人不爲丐耳。不足爲高。不苟取。猶人不爲盜耳。不足爲廉。不求多。鄉人猶人。不爲暴耳。不足爲德。

海忠介公由鄉科。歷主政。數陳切直。　廷杖幾死。　穆廟登極。擢巡撫江南。戎衣練兵。不用八舁四掖。且多乘馬。尋常牘牒帖紙可書。不

計遜幅也民寃赴愬沿途可鳴不立崖岸也
家僮麤布短袖能藝業者工作不能者種植
不坐食也自奉止蔬菽經旬畧用魚腥公服
外無綺縠飾修用嚴郵驛華餽遣送迎轉大
中丞主僕二人到任冠服不備躬詣肆中市
買人無識者至莅任衆始知之
世人只爲體面二字百事勉強身心爲之罷勞
名行爲之虧裂試問供張應付費從何來饒

者既覆巢餘之者遂虧產業若作宦則竊帑藏股閥閱居鄉事居間恣淫獄護惜小體面傷大體面而不顧豈不大錯

李文節致政歸卒之日所遺宦橐僅四十四金語林夫人曰以二十金治木以二十四金治喪夫人唯唯惟謹時泉州守蔡公公所舉士也見上次二副杉枋以備夫人選用林夫人致謝曰治木治喪太師原有成命侯豈不知

太師生平乎往復再四夫人終執前議蔡公曰昔門人欲厚葬顏淵夫子不能禁豈某麾守茲土而敢以儉薄待吾師乎夫人鑒其意肫篤因俞其決者夫人生於永春之名族乃翁生而奇之嘗蚤郡城訪知友許東溪爲覓快婿東溪卽以文節對時文節公年十四東溪遂爲訂盟翁素喜蓄書琴古珍玩東溪戲云吾今以活寶授汝越日而前輩黃徐山先

生急欲以女壻公聞已聘林乃大惋惜不意極品夫人乃在桃源山中與文節公砥礪清苦竆達始終若一可以觀刑于之風矣公在政府時武林爲入閩孔道從未見有李閣下一行李童僕戒途者公之淸能行於妻奴如此豈非千古一人哉

取不義之財以供不肖妻兒妄費取不義之財以克權豎苞苴取不義之財以齋設徼福皆

謬用其心者也

張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問如也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爲輕肥爲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皆今日之言也

周茂叔寓南昌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

與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

呂汲公以百縑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種德卷之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公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平生誥勅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林積循州判官嘗覆大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意使者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剡

而活五十餘人吾復何憾

錢蔚章初貶江州李宗閔楊汝士令蔚章以叚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蔚章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証耶即令子弟焚去

趙隣幾舍人子來之有文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竭力營衣食以給之十餘年三女皆長

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李翰林自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具與舍人友而不能卹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延嗣乃去

周仁榮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有難色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籍財二十有八

莫適主者楊之弟請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死于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悉自己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嚴鍈潛心醫術多起人危疾不受謝好義樂施人求療者即捨藥與之如遇貧人加銀五分施之以爲粥餌之費

屠應埈存心仁厚鄰人負其子孟玄銀以屋基

及小塋立契償之予長者不肯受告鄰人曰汝欲賣房墳吾當另酬直前銀送汝也鄰人感其高誼以實訴云吾房實只値若干前因推債故多寫耳孟玄益高其誼復曰汝不讀書尚知理義不欲虛受吾直況吾讀書識字肯見利忘義滅汝之直乎固與之鄰人感激及垵歸鄰人訴其子之厚德且叙感激之衷垵驚曰爾房已賣今何居曰移某所垵呼其

子取前契還之且爲築其墳墓戒家人曰世
世毋相犯也今其墳尚在居傍無恙
汪少宰開齋語曰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
盛要當培植爲來春膏液恐爲凋謝之漸
明董朴菴江藩時子士毅爲舉人家食遣僕候
公宦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
云里中比年大侵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
殍骼幾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窶甚

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於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為者因還書勉之云凡義所當為者闇然默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若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

永樂中有孫鄜者業商舟泊襄江見檻間繫一囊解之得金釵二鄜因留坐待之薄暮一女奴號哭而至鄜驗實償之女詰其姓氏不對女曰願失身以報君鄜亟馳去及抵南陽獲

利數倍而歸。偕數客舟復過其處。女適澣衣江滸。識鄰貌。語言款洽而去。餘舟先行者。遇颶風悉覆。鄰獨得不死。

宋棃京爲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於外。爲擇婿嫁之。

貧富無定勢。產業無定主。凡人貲產。非得已者。爲富不仁之人。邀其急。而陽拒陰鉤之。以扼

其價既成契姑還直之半延引累日或以物高價補償而責主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庀之准擬以了此事者今不復辨矣而又往來跋涉費居其半富家方自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近則及身而獲報遠亦不宥其子孫矣

劉翊舞陰人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委頓道路翊即以車輿之不告姓氏季禮意其

爲子相也後造謝還所借車翊杜門不納自陳留守罷歸見一士人病亡途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治斂又逢故人困乏遂殺所駕牛以濟其急從者止之翊曰視難不救非志士也竟徙步枵腹而歸

孝豊吳珏南山君之父也一日自外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亟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

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恣其所取得

我能幾何耶

傅堯俞知徐州前守侵軍餉堯俞代償之未足

罷去堯俞竟亦不辯司馬光謂邵雍曰清直

勇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矣雍曰欽之清而

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以難耳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不能訴貧乏不能存而

其人朴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

亦當隨力周助若其人本非窮乏而以下謁為業挾揮塈倭之術遍投富貴之門干謁州縣有所得則為己能無所得則為讐怨當以不恤不顧待之不必割吾之不敢用以資彼之浪用耳

子胥奔吳得江上丈人渡解劍酬之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為員命其勿露遂覆舟而死員至吳

每食輒祭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者江上丈人乎

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愉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爲是喟然耳

范忠宣公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塟

其先公遺屬僚收無主爐骨別男女異穴以瘞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瘞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鎮江靳翁踰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鬻釵梳買隣女爲侍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酒於房以隣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爲妾或可延靳門之嗣翁頳赤俛首夫人謂已在而翁赧也遂出而反扃其戶

乃翁繼起戸已閉遂踰窓而出告夫人曰汝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病多不可以辱遂謁隣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姙生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爲賢宰相

張連倡亂書生汪一清被執中一婦人乃清友人妻也因紿賊曰此吾妹也勿汚之以待贖

否則吾與妹俱碎首於此賊信之金置一室相對月談讀詩終不亂

山陰金幹號仰軒精保嬰術以濟世終其身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凡求治者即急赴之越俗醫家多出入肩輿幹年八十猶步行曰吾欲使貧家子稍受此半鏹惠耳遇有危症貧不能服參者竟自備寄授劑中且終不使知之所活者無計一日入市見有鬻

妻以償官錢者。即如數代償之。令完好如初。後幹享年八十有七。夢金童玉女迎之逝。異香滿室。後代簪纓隆起。

周必大。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刻苦讀書。中博學宏詞科。歷官至宰

相封益國公

家富不施仁義豈非空入寶山才高惟習綺靡大是暴殄天物

顧方竹冬夜起庭中見樹上棲一人呵問之其人懼而墜地乃鄰家子也慰撫之曰爾雖貧奈何爲此質明來當有以濟爾翊日客與其人錢粟終不爲人言後病易簀時呼子侄戒之曰人不勤苦自立一旦饑寒迫身斯爲所

不可為者有矣。如吾所遇鄰家子是也。只言其事。做其姓名。不答。曰。爾輩第識為戒。何用知若人。

馮猶龍有言。天下無窮不肖事。皆從捨不得錢而起。天下無窮好事。皆從捨得錢而做。自古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吳之魯肅。唐之于頔。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開手者。

李疑居南京通濟門外。貧甚。然獨好周人急。耿

子廉械逮至京。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儻爲風雨所感。將母子俱死。吾寧舍。而受禍。何忍死。其子。母。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惟謹。踰月辭去。不取其報。

豫章大祲。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水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

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
會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
而去辭以無入廚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
非君所食流涕而告以故里長亟傾其飯而
埋之曰若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隨我
去負歸可延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得穀以
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
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

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饒裕

劉千戶蒼務行長厚僚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數當抵法公適不與乃自補署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兒方稱奉法吏人信爲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又嘗得遺牒於途乃遠方人入糧戶部所給者公往候其處三月

一人號頊至且日其家坐此死獄者五六人矣復失奈何公驗實還之其人出金帛謝不受子麟官尚書

韓魏公合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侄比如己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及終予有禍衣未命者故舊之子孫寒窶無所托而依以爲生者常十數家

邵伯溫曰富鄭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

功至知青州活饑民五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爲之縮舌

王晉公祐以知制誥使魏州太祖許以還與王

溥相職魏州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於上

公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

公徑趨出公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

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宗問曰汝敢

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祁曰臣與符彥卿家各

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

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

戒帝怒其語直貶華州安置赴時親賓送都

門外謂公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公笑曰祢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也公素知其必貴手指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

有徽商過九江見江于有舟被刧商泊而救焉內有孝廉七人各給以衣食且贈路資以去初不問七人為誰明歲癸未登第六人其一為蒲田方萬策久之萬策分巡嘉湖曆憲副

冲陽識之其時商以貲盡自鬻于居爲奴矣方公見其侍讌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歷因曰爾曾記八年前活數人否商云某已忘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公出席長跪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告居贖至公廨欵月餘贈數百金又東同難者賻之商某大富仍歸於徽

聞人倣安易之曾孫也家貲百萬名園甲第有

半州之號輕財好施周人艱厄間行閭里具
知貧乏者輒實金交鈔于橐遇夜戶隙投入
其家得之以爲天賜及知而詣謝則佯爲不
知中年未有子有相者謂傚頷後有黑子十
一必當得子後果得子如黑子之數

御史柳彥輝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獨柳子
仲益知之後彥輝卒仲益戍遼陽數年赦還
貧甚絲積粒聚得銀五十兩拜坦墓納還金

坦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異日何面目見兩翁于地下也

吳文定在吏部以喪歸過西偏一曲諸嫗奔避公語騶從曰彼亦貧迫不得已耳吾旣不能濟而華之安可沮其糊口計耶囘車迂行戒勿行此

蜀劉翁業屨夜有盜入翁曰有米十餘升君可

取去肯留一升曰餉二子幸矣後盜還翁問曰公曾被盜乎曰無也曰取公米公曰留一升有之乎曰無也曰盜即我也公盛德若此忍取公米乎悉還之翁曰實無是事敢受君米卒却之

麻城劉莊襄贈翁仲倫家貧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起視乃素識者公曰乃汝耶即檢夫人首飾數件與之命速去許以不言垂老夫人

問爲誰公曰業已許不言奈何聞及

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時南城羅玘年四十以資貢公與之交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公爲煑粥餉之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返不爲勞玘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

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處隨事皆

然當官尤甚
富弼被謗出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東京擇
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
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
處其人以便薪水其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
請使他日得受賞於朝率五日以酒肉勞之
流民死者爲大塚葬之謂之叢塚有勸弼非
所以處疑弭謗禍恐不測弼曰吾豈以一身

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

孫泰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之女也先是姨老

以二女爲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

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

非泰何適嘗于都市遇鐵燈臺買之既磨洗

銀也泰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

墅用錢二百緡旣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居

兩月回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於時覩

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姑於此子孫不肖今爲他人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紿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見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矣

孔融與王修友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融初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修耳言訖而修果至

王修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至

戚無相視者修親隱恤之亶俟其病愈乃去

楊榮從 文皇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道入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二公不顧而去公下馬為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騾馬從夜至旦不勝其疲翼日謁上幼孜備奏 上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上曰廣純獨非友也乃不顧而去也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呂滎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

羅道琮貞觀末徙嶺南同徙一友人死荊襄間臨殁泣曰人生有死我獨委骨異壤乎道琮曰我若得還不使君獨留瘞路左去歲餘遇

赦歸方霖潦失殯處道琮慟請野沸忽起浮
中道琮曰屍在可再沸水復沸乃得屍還中
路宿旅店彷彿見友謝曰君德生死不易名
位將不止此也尋擢明經知名當世

吳粲仕吳爲曲阿長同呂範拒魏將於河口值
大風諸船緶絕軍多溺水犖粲舟請援左右
謂舟重必敗粲曰敗則俱死耳奈何棄之所
活甚衆

陳重舉孝廉有同舍郎負子母錢數十萬債主
日過重密爲償之郎後覺造謝重曰非我也
或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范文正公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卒於官子
幼家貧助以俸錢百緡且具舟遣牙較送之
歸仍作詩曰十口相依泛巨川來時暖熱去
淒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

陸邵出知嘗德以才調武昌尋徙岳州先有巨

木飄入郡界前守不知爲皐木送侍郎方鋭起坊督木使者誤論邪邪不辯人或諷之奏白邪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可也久之得白以一默而全三賢陸公之盛德至矣

高智周舉進士累補費縣令丞尉俸禄以已所入均分之政化大行

石皐守定州唐縣兒惡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

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籍詣州發之阜主鞫治是時冬月阜抱籍上廳事佯爲頻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盡釋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

境閫子無夭閼者。

王致遠知慈谿縣，嘉熙庚子，浙東大饑，死殍[illegible]丘。致遠請邑賢士大夫分僧寺置局爲粥以食饑者。始日食千人，既而鄰民坌至，日至入千人。已俸不足，復詣臺借助，勸巨室出米以續之。迨麥熟始罷。尋置居養院，給薪米以處老弱之無歸者；置慈幼院，厚乳哺以活嬰孩之委棄者；病與醫藥，死爲殮埋。山谷、窮、民，感

恩流涕稱爲玉佛

蔣給事性中第進士告歸有司舉故事爲立表於門時罹寶湖病涉久公曰榮吾家曷若以利吾鄉乎即移所費爲石梁於湖上往來便之

友山居士張璞字廷采自京南還有同舟者兄弟二人兄病亟且無所給衆欲置之岸居士評曰置於岸即死遂給其費而調之將分途

其弟慟哭分必死居士復與僦舟又探白金佐之行但曰溫州人竟不告名姓而去

趙執原州司馬嘗夜行從騎逸入田中暴人禾乃駐馬待旦訪禾主酬直而去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固辭不買北齊皇甫亮所居宅湾下標榜賣之買者問故亮荅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牀下宅終不售

司馬光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有肺疾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笑其拙

遂蕭韓家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已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殮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

蔡文忠公通判維州民有告某刻僞稅印爲奸

稅已逾十年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
民使無所逃是上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
者十餘人餘皆釋不問

吉水羅雙泉循上計春官以其囊中罽褐同舍
生內不自安物色其竊去者紿循訪之比入
坐故探其囊出罽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
循趣而出慰其人曰物偶相類生醉語耳歸
語生曰我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能爲

士人耶生始謝不能及後生子羅念菴大魁
天下
密雲有富翁一子數歲失去求之勿得翁念殊
切值天暑數人歇涼於其門坐久竟去翁見
門後一黃袋盛銀數錠翁俟其還少頃一人
號泣曰我津衛解邊餉者適與同伴借此歇
涼解袋置後門快行忘取倘長者收得願與
均分翁驗還之其人拜謝且懇所以報德翁

俛首久之曰老拙久失一子此行但覓清秀孩童一二賜我足矣其人銘刻而去事畢回至途見人攜小兒請驚其人計翁恩厚遂買聯騎送到翁門下馬兒遂竟入室中舉家號泣始知驚兒即翁子也翁大喜復厚贈其人

善爲至寶一生用之不盡心作良田百世耕之有餘

沈惟馨博學老而奇窮數至錢鶴灘家隨所須

給之無倦色一日鶴灘北上將戒行憐其貧

謂之曰君第居此三日內有相贐者皆君物

也惟馨居三日會天連雨贐者罕至止一鄉

親餽布二端鶴灘以授惟馨而歎曰君之窮

命也吾無如君何願君安之而已

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太淸道院當路欲舉其地

畀丞公曰此童時所息遊也其羽流亦舊所

交與吾既不能營葺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

公第密邇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墻以障之

王繕為沂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方為司戶參軍家貧食衆俸祿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繕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但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

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遺。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眷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會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慊恨也。繇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

晏元獻公殊。以言者斥其非相才。罷樞政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物不税。爲僕夫所告。殊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

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于意欲激之殊不荅但送稅院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士尹陁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墻犨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輓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輓而食三葉矣今徙求輓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

宮禁之水道無所出故不禁也荊適舉兵攻宋尹陁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黃葵陽學士庄僕失火庄舍燼焉願輸家產以償所失猶虧三百金與參中丞時為諸生讀書蕭寺聞之特歸為之求免曰出於不意貲燬而家籍實可憫也幸姑賜免異日折產願減應受一如其虧數學士赦之鄉人靡不戴

帝君之憫災而頒學士之從善者。明歲中丞

聯第。

高齊庫狄干子士文。性清苦。不受公料。子唆官

厨餌、枷之獄。累日。杖二百。步送還京。發摘姦

詒。尺布斗粟之賍。無所寬貸。至奏配千人嶺

南。皆瘴癘死。親屬唯哭。士文捕搦。捶楚盈前。

而哭者彌甚。上、聞、曰。士、文、暴、過、獨、獸、矣。坐、免。

昔聞長者言。上官貪。百姓尚有生路。清而刻。

即生路絕矣古今清吏子孫或多不振正坐刻耳

德生社收棄見疏云旱蝗水災羸餓與流莩相望疫因饑發夫妻偕父子俱離所最慘者道上嬰孩氣奄奄而猶泣路旁仁德心惻惻以徒嗟甚至死婦抱生雛豈是盧家之鬼子乃有餓夫拋餧暨寧同郭氏之埋兒有口不能言眞稱無告有足不能舉渺是窮民雖上天

不能齊物之情在仁人豈忍立視其死茲於
袁酒巷民房特開收棄厰公所量招老媼廣
集群兒施薦席於兩傍作粥糜於數簍病需
方藥診療屬之良醫幼必啼號撫鞠責之衆
媼思近日兇氣刼掠何曾爲守虜留財攷古
來善事吉祥端不外德門流慶仰乞矜念溝
中羸瘠曲爲恤其疾苦或能特省厨下盤飧
施之此種流離將見多男應兆祚必衍於螽

斯盛德世昌門定高於駙馬矣

姚三非本姓卞博學善詩文館于懷氏有女嘗行窺伺卞卞听然不顧一日晒履于庭女作書納于鞋中卞得之即托以他事辭歸怡杏翁知之作詩詠其事有一點貞心堅似石春風莫相猜之句卞不受詩且吞書擲其無此事怡杏翁緘其書而題云德至厚矣生子諱及曾孫錫皆登進士至今青衿尚濟濟也

富貴之家嘗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

江夏賀對揚先生褆躬端方與人誠信為廣文時體惜兩明經寅友備至諸生問字者毫不計修脯而於兩齋則惓惓諭以從厚語人云余致敬同寅有故一與家嚴同庚一與家慈同庚儼然父母式臨其上耳噫卽先生處同官一事其居家孝友眞無慚衾影矣吾秩宗伯寓所僕從僅三人皆諸生時所服役者其

標封字皆細楷栁公權云心正則筆正伊川

云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

赤城施棺引云慨夫天厲流災老稚或塡溝壑

兼之世風不古狗馬孰被蓋帷豈骨不媢之

虞翻蠅爲吊客抑鮮克終之小白蟲藐諸孤

旣非盜刺自屠漫哭誰人收覫未嘗郗郄盈

貫何當經月陳尸況敗肉穢腥風忍見一方

驚閉戶使孤䰟啼夜月蚤數十里斷行人斯

寧並水旱仍被多哀原隰如果其里仁為美
易解痌瘝乎猶憶乙卯甫上公車正值兩東
劇遭荐饑時尚罄途資以拯垂斃且徧市餅
餅以療啼饑豈彼初心轉睞今日願茲伊始
發念施棺額雖儉于三百之錢意必追乎七
寸之制所及者縣市城以迨附郭來報者必
拼里以暨地方因念問舍求田徒自苦兒孫
襟裾郎令飯僧佞佛更何若胞與慈悲果其

四顧酸傷何不減厨中之廄馬倘或一班瘦理寧僅贈館人以脫驂子方快好施者之用得其方又不特無歸者之死安其所因摠惻念再告同人

費千金為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餓幾千百人處厥軀以廣厦何如庇寒士以一席之地乎

烏程沈容菴敦積陰德一日趨窮親之婦來家

做絲婦忽匿數縷公適遇見即急抓出秤譏曰不該去不該去其夫人訊以故公復曰不該去夫人促語甚力公曰我頃至做絲所見此婦陰匿我絲我雖不道破渠必捏抗我又不便安慰彼因此侮我若不去亦不相值也夫人曰我以若為不可解之事此直易易耳唯俟渠交絲時取看贊其絲好倍予之錢彼婦便以為不見前事矣公喜甚一一如其所

言其隱德多如此此後子孫科第不絕

郭宦雖蕃家素豐積穀幾千石遇儉歲穀價騰踊郭君止以平價糶之富歲則積之以濟貧者遇窮親友告賑不難舉十餘石遺之其堂弟富與郭宦等一日宴會其弟因穀價驟踊大怒司庾僕者云向頗積多穀為此奴以三錢五分糶去若留至今不倍取息乎郭宦曰我願兄弟嘗有穀糶三錢五分足矣

倪鴻寳一命浮圖疏中云固有窮谷荒村他鄉
別井卧儒游旅䝉丐庾囮居遠仁者之隣名
逸饑民之籍鳩鵠在望殍殣漸緐誰不有懷
所患無術今則曲求巧便別啓因緣不假多
施但占一命計自春暮以及秋中爲期百有
四旬量米日纔五合不過七斗已閱三時今
以萬錢廣施萬衆萬腹仍枵苟只一橋專渡
一蟻一䋲卽足爲此功德勝于浮圖

嚴養齋有子起一書房於花園中已落成矣接養齋公一看公登樓望之即命工人拆去此樓不知其故人問之曰且拆了我說及拆後聞之曰隣家有張姓者亦青衿也正在此側我以其不利於彼故命拆之耳

張湯一酷吏而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陳平一賢相而史述其多陰謀後世即廢皆還固叢大關關世教處此理正宜三思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看那有不慈愛的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的君子

痊𤺥文有云父精母血非不愛此皮囊決疣潰癰無計葳茲委豌數里地拋千萬骨一家人哭兩三般田廬散盡難歸夜雨之魂婦子偕亾誰入春閨之夢爲蟲臂爲鼠肝四大原非

我有飽烏鳶飽螻蟻髮膚孰與歸全甚至膾
肝益師君之膳強弱相煎忍心分羊子之羹
兎狐不恤豈夙殃之招感致業報之如斯羅
是百年同盡一性無虧普觀一切一切悉有
我身徧遠十方十方皆同佛性所賴弘慈長
者碩德檀那破盡慳嗇心空諸苦惱障識露
顯邊好是前生會骨肉痛連肌肉漫從死後
結因緣脫館人之驗轂隣氏之杵各懷餇飼

之遺五百斛范麥四十萬郭錢共劝扶持之誼自今歙睨潜形莫露此兒躬背相從此天空野曠漸消昔日苦肝腸行見白楊衰草幾番夢熟黃粱更期脫體換胎再世生逢樂歲

莆田有朱上舍家巨富每糶穀時或有人糴數十石者或有人糴數石及升斗者上舍每于糴升斗者雖時極冗忙亦必撥冗先與之人問其故朱曰糴幾十石與幾石者有餘之家

也非轉販求贏卽家可宿飽若升斗必保寠
人立需饔飧者我若遲延家必受餓故爾獨
先耳人服其德今子孫蕃盛科名不絕

凡事存一念天理心雖不必責報于後子孫頓
之每日說幾句陰隲話縱未能盡施於人鬼
神鑒之

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性命所係
我却要在他身上去討便宜能有幾何頗令

人嘗面差咨背後談議孰爲多寡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